

1935

年

2

月

1 MAR 1935

國際問題研究會

通訊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

國聯改革之商榷

節譯英國「現代評論」

英日同盟之可能性與美國應採之態度

節譯美國「自由週刊」

海軍談話會與今後國際政局

節譯「日本知識」

日本政局之展望

節譯東京「朝日新聞」

李頓對日記者談話

譯大阪「朝日新聞」

美國購銀政策與中國

節譯美國「國家城市銀行報告」

本會會務



本會出版中英文書籍

『滿洲「事變」的考證』

道夫曼著 本會譯印

定價二角

『近代中國邊疆宰割史』

美國別生著 本會譯印

定價二角

“Plain Speaking on Japan.”

By Kwei Chung-shu

Price: \$3.00

“Is Manchuria Vital to Japan's Existence?”

By Hsiao Shung-ching

Price: 50 cents

“A Symposium Concerning Japan's Far Eastern Policy,”

Compiled by Y. S. Tsao and J. S. Tow

Price: 50 cents

國聯改革之商榷

節譯英國「現代評論」
R. B. Mowat 著

有人要求國聯改革，這顯然是很需要的。有許多制度的發達，例如英國的憲法，是按着習慣而改革的。國聯也是遵循着由習慣而發展的途徑，但是不幸得很，它的權力是日漸鬆弛了，它不能充分地加以運用。當國聯初成立的時候，發起人的意旨本想遇見各國政府有不遵守盟約義務的時候，國聯就要執行它的權力，強迫他們尊重國際間的律法。盟約第十條規定的用意，就在各會員國確定的擔保，用合作方法，包括制裁在內，去互相保障領土的完整，以及政治的獨立。在盟約第十六條當中，會員國擔保對於一國違犯國聯盟約，而從事戰爭的時候，就當她和各國交戰。這兩條條文經過十五年短期的試驗，雖則沒有被完全廢棄，但是經過一種空泛的闡釋以

後，已經大大的失去了它的本來面目。國聯最有力的會員國的慣常發展，只是循着抵抗力最小的路走着。這種習慣是應該停止的，各種條文的意義，也應該有個明確的解釋纔好。如果國際發生了一個問題，顯然是違背了盟約的時候，那末國聯必定要處置這問題，執行盟約的規定；否則國聯就是一個紙老虎，早晚要壽終正寢。

修正盟約條文建議

比較盟約第十條和第十六條的運命尤其惡劣的就是第十一條。這一條條文講，任何戰事或是戰事的威脅，國聯全十分關切，國聯將要採取行動，去保障各國的和平。但是因爲某種出奇的錯誤——大概也許是疏忽罷——這條文並沒有免除了須一致通過的規定。所以第十一條要採取行動的時候，必得爭執雙方同意！推當時起草

人的命意，大概是和第十五條的規定一樣，就是採取任何行動的時候，應該獲得在爭執兩造以外的行政院會員的同意。所以這一條應該按照上述的意義，予以明白修正。

一個經濟制裁計劃

近來牛津大學有一班學者起草了一個使用經濟制裁的計劃，藉此可以有力的執行國聯的判決。這建議的內容，主張違犯國聯盟約的國家，不能獲得國外的財政援助和通融；不許她的一切輸入進口，不許對她有貨物輸出。此外各國須制定法律，賦予禁止輸出的必需權力；此外，還應該設立一個國際封鎖委員會，賦以籌備由各國採取共同行動的權限，這機關是採取有效的經濟制裁所必需的。

在這一次經濟蕭條的期間，各國至少學到了一件事，就是經濟

的統制：財政的統制和貿易的統制。大半的國家已經獲得了立法的權力，能夠制定各種法律，規定各種禁令和額定制，分配外匯，封鎖財政的往來。如果有任何國家沒有這種權力，她們不久也就可以獲得。如果會員國同意的話，在緊急時期各國政府就可以有一種神奇的工具和技術，去管理貿易和財政，侵略者或是違犯盟約的國家是不能加以抵抗的。

但是經最後的分析，經濟制裁或許要依賴海軍的力量。所以使用經濟制裁的必要條件，就是英美兩大海權國和蘇俄最大的陸上國家準備和國聯合作；照目前的情形看，這種條件似乎是可以實現的。這種目的達到以後，國聯應該重新陳明執行國聯盟約的條款，或者至少要發表一種具解釋性的宣言。它也應該準備一個對破壞盟約

的國家施行制裁的計劃。倘使行政院會和國聯大會能通過上述的宣言和制裁的計劃，那末就可以表現各會員國是忠實地願意國聯成功一種有效力的聯盟了；這也可以表現國聯是一個真實組織；如此國聯就一定可以成功了。

理事推選與政治部

照國聯的慣例，除去指定由列強擔任的常任理事以外，國聯行政院的非常任理事是由大會選出的。競選理事的問題時常會引起許多的憤激，有一次西班牙竟因為落選，而提出退盟的通告，落選國家時常要發生一種失望，甚至恥辱的感想。而且非常任理事的推選，在原則上雖屬是自由的，任何會員國有做競選候補人的資格，但是各國間却有一種諒解，須由南美，遠東，北歐和巴爾幹國家中間

，各占一席。鑒於這種情形，所以我們以為最好按照上次選舉以後「倫敦泰晤士報」所提的建議，廢除推選非常任理事的制度，而採取輪流充任的辦法。

整個國聯的基礎是政治部，此外的一切機關，全是附屬的。但是政治部人員赴各國遊歷的事件，是很少見的。國聯專家赴各處遊歷的很多，時常充任世界各國的顧問，協助她們從事組織。不論對於毒品或是商標註冊權等等問題全在他們的疇範以內。但是政治部高級人員赴各國訪問的消息，却絕無所聞。大概列強政府不願意國聯政治部人員去訪問或是從旁借箸，這種情形的確是有的；但是小民族和代管國家一定是很歡迎他們贊助的。最後大國對於他們的訪問，也許會看慣了，倘使大家認識國聯是一個政治機關，那末就可

以達到世界真正聯合的地步了。

從學說方面講，政治和經濟雖然是有區別的，但是這兩樣在實際上却只是一種科學。世界上有許多弊害全在有人把它們分隔開來，有許多當政的人不懂經濟，或是把它太忽視了。國聯秘書廳對這一點並沒有看錯，它設有政治和經濟兩部，並且能互相協助。國聯還有另一個經濟部門，值得我的很重大的注意。這就是國際勞工局的組織。

公道與強權的國家

小國常主張公道；沒有公道，她們就不能生存。但是大國因為實力雄厚，可以獨立，所以有時她們的政策不全根據絕對公道的原則，而注重「生存利益」的原則，並且她們只用「生存利益」闡明

他們自己的政策。所以全世界的國家可以分成兩個壁壘，（一）「公道的國家」，包括一切小國和幾個願意主張公道的大國；和（二）「強權國家」，包括那些只注意她們自己「生存利益」是一種迫切需要的各國。

在全世界能認清公道國家和強權國家的區別以後，國際問題就可以有法解決了。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長久拒絕公道，所以我們就可以獲得和平了。但是這種和平並不像在希忒拉「我的奮鬥」一書中所說的，「根據一個主腦國家勝利的刀劍，去叫全世界供較高的文化驅策」看德外長諾拉特氏本年九月十八日在柏林國際道路大會裏的演說，希忒拉本人似乎很願意贊助取消退盟的通告的。諾氏談到國聯的時候，他講，德國並不是相信國聯因為裁軍失敗而根本動

搖的唯一國家。德國相信在國聯能按照它本身的約文，成功一個真正的和平工具以前，必須有一種根本的改革云云。作者以爲這種嚴重缺點，惟有新舊會員國一體加入，纔能夠彌補起來呢。

英日同盟之可能性與美國應採之態度

節譯美國「自由週刊」

在大戰以前，英國是日本的同盟國，在大戰以後英國解散對日的盟約，換取對美的友誼，目前，活躍於歐洲與亞洲的強固的力量，或使英日同盟的復活，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歐洲的上空是漫天的風雲，太平洋的上空也是漫天的風雲。

這兩種風雲有着遇合的可能性。日本已經退出國聯，在亞洲自由行動。德國也跟國聯脫離關係，在歐洲自由行動。德國與日本都對蘇聯注目審視。有許多人相信德國與日本已經成立妥協了，這是不可能的。英日同盟的復活，比較德日妥協的成立，更能保護日本的利益。在美國的本身而論，這種英日諒解的可能性，實爲遠東間

題的最大的難關。

英國對美的惡感，是造成這種局勢的因素之一。我們從來沒有給英國人如此討厭過。不管是非曲直，英國人指摘我們不守信約。記者可以舉出許多例證，但那是另一問題了，這裏不想多說。

雖然英國人懷着憎惡，但關於遠東問題，他們還是甯願與我們美國獲得諒解，而不願與日本成立妥協。可是在目前，這種英美諒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並不加以允許。如果英國政府不能夠和我們獲得滿意的諒解，無疑地，她將與日本維持友善的關係。即使爲我所憎惡，亦所不惜。如果英國政府和日本攜手了。加拿大自治領將表示反對。反之，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則將加以默認，因為這一個行動差不多完全是爲了他們的保護而採取的。

這些都是事實，不是原理。我們美國人應該整個地去瞭解它們。還有一點，這不是要到將來纔會發生的問題，而是立刻就要壓着我們的問題。

日本的行動究將影響我們的運命到什麼程度，誰也不能預料，日本已經進行着一種野心的計劃，操縱着政府的人物，顯然相信目前正是攫取素感缺乏的財源之良機，並以爲欲與列強相頡頏爭短長，這些財源是必需的，曲直是非，可以置之不顧，他們正在搜索着亞洲大陸上的財源，日本政府除深信欲保持這種政策，海軍的擴充，實屬必需。

放棄五五三的海軍比率，日本與英美兩國發生衝突，並且打開了投機的廣大領域，德國呈現着目前的情緒，歐洲大陸上高漲着黷

武的精神，英國必然地要把艦隊的主力分配於歐洲的領海，美國也必須把大部份的海軍實力駐屯於大西洋的西岸，而日本全部的海軍，都集中於遠東的領海，不必謂日本所要求的五五五比率，即使達到五五四比率，她在遠東的地位，也就遠過於美國與英國了，日本的領袖們主張着侵略的海軍政策，相信目前是實行這個政策的最適當的時機。

大部份的日本人也許愛好和平，可是，日本的政府却不須獲得民衆的同意，就能挑起戰爭。日本的政府管轄着戰爭的器械，不須獲得立法上的准許，就可從儲藏庫輸送到前線。大權在握的日本領袖知道英國或美國是無法阻止他們的黷武行動的，日本的黷武行動，如與美國的利益相牴觸，自然會激起美國人的憤怒，但我們倘不

受實際侵略的威脅，則我們在太平洋的彼岸，並無戰爭的要求。操縱日本政權的領袖非常明瞭這一點，他們所能利用的，也就是這一點。

英國與我們的利益，在若干路程之內是平行的，但有着分歧的一點。如果我們實行放棄菲律賓，我們在太平洋上的界線，就格外相近我們的國土了。可是，美國的勢力倘使愈向西撤退，英國的地位隨着愈形危險，她失去了美國艦隊的護扶，將單獨與日本相頡頏。法國與意大利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能夠給予實際上的援助，因為每一分的實力，不管是陸軍的或海軍的，要預防着歐洲的事變。當日本正式提出海軍平等的要求時，就將發生這樣的問題：「英國支持日本到何種程度，美國反對日本到何種程度？」在常時，

英國與我們攜手，是不成問題的。但目前卻是非常時。

近來日本國內，也有着較爲溫和的企望，若干政治領袖知道目前的政策，不合時代，籲請審慎。松岡洋右就是其中之一，他雖不握實權，他的勢力卻是很大的。他固然願望着日本執遠東的牛耳，但沒有那種超過限度的狂熱。貴族院議長近衛文磨也是一個溫和的勸告者。

然而，衝突的可能性仍舊存在。我們對於遠東的事件愈不關心，我們便愈把英國驅到日本的懷抱裏去。總有一天，我們要單獨和日本相週旋。即使沒有實際的衝突，我們也不得不和太平洋上的鄰國，爲危險的廣大的軍備競爭。所以我們必須表示態度，使我們在遠東的利益，能夠和英國的利益相諧調，否則英國至少在目前將與

日本合作。德國積極擴展軍備的黷武活動，以及美國放棄菲律賓的建議，使英國的焦慮更形深刻。我們宣佈放棄遠東而使英國單獨應付遠東危局，實為英國政治家深感不安之事。

需要我們進行第二步的時機已經到了。目前的局勢需要認真的思考與迅速的行動。有一種步驟可以預防不利於美國的局勢之發展。那就是，我們以菲律賓交還菲律賓的人民，但我們保留建築防禦工程的權利，這樣的行動或可使英國放棄對日諒解的想念。而菲律賓的人民也許不致反對我們所要求的保留，因為防禦工程的建築，是完全着眼於他們自身的利害上的。

這對於我們也毫無損失。我們並無建築防禦工程的諾言，不過是保留這樣的權利而已。就是最熱心的孤立政策的擁護者，也不會加以反對的。這是通過目前難關的一個方法。

海軍談話會與今後國際政局

新島繁著
節譯「日本知識」

這次預備會議，日本態度的強硬，不免使英美兩國感到棘手，日本態度的能如此強硬，于「九一八」「一二八」與夫退出國聯等舉，使日本在國際政局裏，表現了回光反照般的最後掙扎，也可以說大亞細亞門羅主義的具體表現，同時日本法西斯蒂的對軍事的自信，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其次的問題，就是美國爲什麼對日本海軍當局的強硬，這樣的抑壓？換句話說：美國爲什麼始終要維持現行的對日優勢比率？

一般人都知道：海軍問題，尤其是日英美三大海軍國的海軍問題，就是太平洋問題，亞細亞問題，更具體一點說：便是中國問題。

在太平洋上成了中國舊主人的英國，與想成爲新主人的日本，以及想代替日本而爲新主人的美國，這三個國家的糾紛，便集中地，決定地實現了這次海軍預備談話。

最絕端的一例，便是十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的第一次日英美會議中，日本新軍縮案發表後，美國起了異常的反響。

據美國權威者的意見：『這次倫敦軍縮預備會中，日本提案的意義：不外確立太平洋上的絕對優勢，來實現名實相符的「東亞霸權」的國策，但是日本也得想一想：這提案提出後，事實上英美是否會放棄遠東的權益，及在中國的「門戶開放」「商權保持」等特權呢？』關於這事，十月二十六日的日本的報知新聞上，有這樣一節短文：「現在的比率上，英美任何一國，要想加壓迫于日本，已屬不

可能的形勢下——祇有英美共同動作，才可保持在遠東的殘餘勢力

——要依一新軍縮案來抵制，事實已不可能了——之時論。

「關於滿洲國統制石油，英，美，荷蘭三國，同時提出抗議，謂爲違反九國公約。所以絕對反對日本的「太平洋不侵略案。」以及最近台維斯代表的公式聲明：「夫放棄已成條約基礎上的原則，而使增大國際猜疑，防礙相互的安全，以莫大的經費，誘發軍備的競爭，結果將使任何國家，不能得到任何利益，美國希望繼續現存的海軍條約及太平洋關係，嚴密警戒，務使不傾覆現存的相互安全，而陷于重大的危機。」——這一切的一切，無非是美國想擁護在東洋的利權，主張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口號而已。

可是實際上，美國與亞東的中國發生關係，比較的遲，且不說

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就是講英國，它在一六〇〇年，也已經有了東印度公司的設立。當美國和中國發生政治，經濟諸關係的最初——十九世紀末葉——英國已由阿片戰爭，一舉而成爲亞東霸王，此後這形勢一直繼續到一九一四年的歐戰止。

美國的向中國進攻，和日本同樣，起自歐洲大戰的時候，不久即急速地進展着。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不外當作（一）原料市場，（二）銷售商品市場，（三）投資市場等，但總括起來，雖則當推一九三二年爲最高潮，但講到各部門所占的現存勢力，仍不及英日。不過美國有的是雄厚的資本，中國有的是豐沃的廣大的土地，所以莎柯爾斯基說：「在美國方面看，中國是將來的輸出市場。然而以美國商品着想，中國市場問題中，與其說是工業家的問題，不如說是

金融家的問題」來得確當。

所以在這裏，美國爲了要擁護在中國的權利，而必需有強大耐戰的空海軍力來做它的保障。換句話說：強硬地主張：以渡洋作戰爲基調大艦巨砲主義，和航空母艦主義。

因此這次日本的提案中，有所謂：攻擊武器，應有主力艦，航空母艦，甲級巡洋艦等，當然會給美國一重大的驚愕。于羣相噪噪地說這是明明要使英美放棄中國而已。日本要造三噸，美國當造五噸呀……」

另一方英國又有如何的關係呢？

在歐戰中，英國的同盟國日本，給與了它一些利益呢還是損失？那尙是未知數，中國不必說，就是從南洋到印度以及東阿非利加

等市場，也漸次侵入了日本的商品，且因實施傾銷的結果，日貨是更泛濫各地。

且日本勢力一伸入南洋澳洲，英國對之，已不能像明治維新時期那樣當它小孩子看了。也不能像日俄戰爭時期那樣，視它爲可靠與小弟弟，而成爲不可忽視的大敵了。尤其是南洋委任統治領地，的英國勢力圈，有密接的關係。英國新嘉坡，投五千萬磅的巨資，建設軍事設施，無疑地便是爲了這緣故。

在中國本土中，大戰時爲日本所蠶食的市場，也不容易恢復，加之美國資本的急激地發展，致使英國屢陷於苦境，現在不斷地對西南派予與支持，想藉此來強固它的地盤，伸張它的勢力。

但英國雖失去了中國本土的一部份勢力，但在中國邊疆的西藏

，青海，雲南，新疆等地，依舊有它穩固勢力，隨處有伸張勢力之可能。但那邊的對頭蘇聯，最使英國畏懼，正因其如此，英國會同情於日本在滿洲的地位。

所以老大的英國，決不會如新進的美國那樣對付亞東，——也便是對付日本——它只想以狡滑的手段，而得漁人之利。

因此 *Morning Post* 報對十一月廿八日臨時會議中，廣田外相的演說，有如下的評論：——關於滿洲問題的。

「滿洲國被日本努力的開發，已漸趨健全之途，在那裏展開着英國通商的一大市場。我們相信日本要在滿洲行獨占政策是不可能的。因日本的力量，而將它秩序安定，國事安寧，我們便能「得到餘惠。徒論無稽之事實，實可不必……」

這樣的經濟的，政治的關係，在這次預備會上，也顯明地反映

過，例如以九國公約來反對「滿洲國的煤油統制」與美荷兩國，同趨一致的步調，這正與上述的所謂「得到餘惠」不相矛盾。它的主旨，在想代替九國公約的新協的制定，且想借日本之力，使中國安定。在這安定中，想得較大的利益……。」

此外值注目的，是日本退出國聯而與德國的接近。雖幾度有「祕密同盟」之傳言，且兩國也未曾有過鮮明的否認。其所以接近的理由之一，當然不外乎要求軍備平權。

德國要求軍備平等權的背後，有着英國，這是狼明顯的。以這樣意味來觀察時，希特拉派遣密使到英國，「德英親善」的傳說，也值得注意了。況且今次軍縮會議中對日本的均等要求，英國始終抱同情態度，而向美國斡旋。

隨着法西斯化而擴張的德國軍備是誰感着威脅呢？——不用說是法國和蘇聯。現在，他們兩國已結了同盟，不久以前蘇聯以主張和平政策而加入了國聯。可是日本的大陸積極政策，却也給了蘇聯相當的不安，這是現在誰也都知道的事。我們在此國際政局微妙的動向中，法蘇的接近，英德的親善，難道不會有更有英日的提攜嗎？在這裏，因這次的海軍預備會議而苦心經營的美國，它在國際政局上取如何之動向，是極有興味的問題。

這裏有使我們感到非常興趣的，便是知道了日本的廢棄通告後，還有希望消滅九國、四國公約的美國，在它「和平安定具體策」中有如下的一項。

「對蘇聯的借款應急於成立。」這便是給與蘇聯工業化的材料費

，如此便是援助了將爲歐亞戰爭緩衝地的蘇聯以經濟的助力。同樣關於美蘇的提攜論，「消滅戰爭之道」的作者，也有暗示着：「這兩個自足的大國——美國與蘇聯，不論在地域上，經濟上，都沒有含一些衝突點，在這兩個國家，不論任何戰爭，都不會有利益的。」

正在法國爲想「加強聯盟工作」而拉進了蘇聯，而今美國又爲了資本主義的利益——現狀維持的關係，取了窮餘的一策，便是支持「戰爭防壁」的蘇聯的經濟建設。——這不是可以看出有趣的歷史的辯證法的進展嗎？

日本政局之展望

美濃部達吉作
節譯東京「朝日新聞」

思想之對立

政黨勢力之凋落，政治中心勢力之喪失，其原因固不只一端，然爲其直接之原因者，以「滿洲事變」——尤其五·一五事件爲起點。否認政黨，反對議會政治之思想，強烈瀰漫於一部份國民之間，其勢力在政治上，亦漸屬不能漠視。

對議會政治尤其政黨政治之反對，最初首爲左派所唱導，故由階級鬥爭之思想出發，而認爲議會及政黨專係布爾喬亞的代辯人。自無產階級之立場加以咒咀與否認。惟此極左之思想，同時含有甚至並日本國體，亦欲加以否認之思想。此與日本之國民精神，不能相容，故自始即缺乏大衆之擁護，且政府多年施行彈壓政策的結果，今日至少在表面上其勢力已達於完全消滅。

現在對議會制度及政黨政治之反對，主要者乃出於所謂右翼。其以國體之擁護爲最

強有力的標榜之一點，與極左派之思想，正相反對。然於對議會及政黨持強烈之反感，極力欲排斥政黨政治之點，兩者頗有共通之傾向。若稱此作右傾思想，則此種思想，一方於標榜國體之擁護，訴於忠良的國民大衆之力甚強，他方因政黨政治之弊害，多年暴露，故排擊政黨之呼聲，易喚起民衆之共鳴。由此兩種理由，在極左思想瀕於衰滅之時，而此種右傾思想，以軍部爲中心，在社會各方面獲得相當勢力，且於實際政治上，亦有不少影響。遂至與以政黨爲中心之向來的立憲主義之思想，形成尖銳的對照。

今日日本之政局，最顯著且又最可憂慮之現象，乃關於政治之動向，彼此相反對之二種思想互相對立，且其反對愈趨尖銳化，調和之點，愈不易覓出。其彼此之反對，無論關於國際關係，關於國內之政治機構以及經濟機構之問題，以至關於思想問題，均可看出。關於國際關係，立憲主義思想，以國際平和爲念。其所主張將來之國策，則以「滿洲國」之成立，爲既成之事實，澈底援護之，並支持其獨立。同時堅決避免過此以上之對外侵略。對蘇俄，中國，英美諸國，努力增厚善鄰之友誼；同時僅爲支持外交之背景，以整備足禦外侮之國防。反之，所謂右傾思想，排斥國際協調主義，不顧國際之孤

立，認爲今日之國際時局，非以平和的外交工作可以保持國運之時期。主張用武力向外謀國威之發揚。一方若可謂爲平和主義，則另一方實傾向好戰主義。一則以外交第一，國防第二爲主義，另一方則唱導國防第一主義。關於國內之政治，經濟，思想問題，兩者之反對亦甚顯著。關於經濟問題，所謂右傾思想，似頗近於社會主義之思想，反之所謂立憲思想，勿寧是傾向資本主義之擁護。關於思想問題，前者企圖貫徹極端的國家主義之思想，後者勿寧欲以自由主義之思想爲基調。就中其反對最爲顯著者，乃關於政治機構之問題。後者始終尊重並擁護立憲政治，謀儘可能於最早時期恢復政黨內閣主義。前者則強烈排擊政黨政治，謀盡全力抑制議會勢力。從根本否認議會制度之舉，即屬破壞憲法，故合法的主張此說爲不可能，因而不能公然唱導，然而不惜以非合法的手段，企圖壓倒議會及政黨之勢力的傾向，乃頗爲強盛。叛亂罪，政治的殺人罪以及騷擾罪等屢屢嘗試，其播弄讚揚與煽動此類犯罪之言辭者，亦不在少數。

此所謂右傾思想，以「滿洲事變」爲樞紐，迅速成爲強有力者，乃顯著之事實。此與從來立憲主義思想的相互對照，令人憶及幕末時代勤王佐幕之爭。常德川幕府末代之

爭，勤王主義終獲最後勝利，得襄贊明治維新之大業。然而今日之時勢，與幕末迥異，今日之破壞憲政思想與當時之倒幕思想，其根柢顯然不同。雖在幕末時代，終見勤王主義之成功，然於今日，憲政之破壞，究不能設想其目的能達。我等所盼望者，非此種破壞思想之成功，乃在克服兩者之爭，求出兩者之間的調和點。惟應求此調和點於何處乎，此乃為憂國政治家所最須考慮之問題。

外交方針之統一

政治上不易融和之兩種反對思想，彼此對立而處於相爭相尅之狀態，關於國內政治，亦甚為可憂，因其使一國政府，不能樹立一定之國策，無奈而其度其有一日算一日之政治故也。且內政上縱可忍耐，而關於日本外交之基礎方針，如果亦有同樣思想之對立，外務省主持之協和外交的方針，動輒有被其他勢力傾覆之虞，則此乃關繫於國家之運命，為國家所絕對不能容忍者。

最近在臨時議會，高橋藏相曾謂：

『所謂「非常時」，乃一般人想像如果軍縮會議於一九三五年破裂，恐怕要引起

戰爭？這樣想法，真是遺憾！所以引誘國民於此等思想者，有吹喇叭的人，暗中活躍着。我想這就是非常時。如果有知識的憂國之士，不一致努力播此雲翳而見晴天，那纔是了不得，是非常時呢。」

大口喜六君引用軍部小冊而詰問道：

「吹喇叭之大將乃長於此技的陸軍省，若認此爲遺憾，那麼先從政府起謹慎之如何？」

岡田首相對之回答如下：

「陸軍省之小冊，尙未看過，若有如此的誤解，頗爲不便，所以將吹喇叭云云取消吧。」

結果卒將高橋之言取消，然關於外交，表現於軍部小冊之意見，顯異於日政府之外交方針，尤其與外務大臣及大藏大臣之意見，迥然不同，乃無可諱言之事實。且清水銀藏氏，關於日本之對華外交，是否無背反國家的方針之事實及對華外交是否無流於二途之事，向外務大臣提出質問。對於此點，廣田外相答以政府當局之對華外交，始終出於

一途，清水君對此回答，尙不滿足，又詰問曰「無論閣下怎樣說法，但對華外交確有被破壞之事。我對於此點，特別想請求閣下奮勉。」

所云事實，果否存在，當然非作者所知，然縱使有之，外務大臣於議場公言此事，亦情形之所不許，故欲明白此事，乃不可能。然由彼等之質疑應答觀之，關於此點，難免使人不抱懸念之感。

萬一日本之外交方針，分爲二途，政府之外交工作，有被旁邊其他勢力所左右之事實，則不外將國家之信用墮地，國家之運命陷於危殆而已。高橋藏相所謂「那纔是了不得，是非常時呢」之言，豈不甚是。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國內思想之對立，縱在最惡之場合，不過僅有招致內亂狀態之危險，而未必即威脅國家之運命。然於對外關係，則國論統一，絕對必要，至少日政府之外交方針，必須出于一途，若非然者，國家之運命，甚危險也。

試回顧去春之第六十五次議會，外務大臣曾言明日本之外交方針，以萬邦協和爲宗旨，將努力以平和之工作打開難局。又斷言與任何一國均無必須訴之於干戈而解決之問

題。更於去冬之臨時議會，敘述雖在內閣更迭之後，亦繼續保持同樣之外交方針，且明言日本與歐美及中華民國等之關係，方逐漸增加親善。在同一議會，高橋藏相亦曾明言，前內閣當時之五相會議，曾決定國家外交方針，在脫退國聯之後，仍以與各國協調進行爲主，僅爲維持此外交之故而需要國防，外交爲第一，爲其背景之國防爲第二。現內閣亦方繼續保持此方針云云。

由此等聲明觀之，日本外交方針，爲早立於一定不動之基礎者，無論軍民，不可無真正舉國一致，擁護此既定方針之覺悟。設不幸而有反此方針，濫爲煽動戰爭及誘發戰爭之言論與行動者，此乃關繫國家存立之基礎的事件，而真正危害國家之運命。國家無論如何，應抑壓此種言論與行動，認真確立舉國一致之外交方針，使此方針不致爲任何其他勢力所紊亂，此無論爲國家之信用上，及保持國家之安全上，均屬最緊要者也。

李頓對日記者談話

譯大阪「朝日新聞」

大阪朝日新聞二月九日載紐約七日特電，李頓與該報記者之談話如下，（以下日記問，李頓答）

問。依先生之見，以最近「滿洲國」之情勢爲如何。

答。我以爲漸次改善了，並且日俄懸案的中東鐵路問題既已解決，極東的政局，我想從此必很安定了。

問。我想承認「滿洲國」的機運，已經成熟了，先生以爲如何。

答。我則以爲不然，以我個人的意見，希望各國承認「滿洲國」，但是現在這種狀態，各國就想承認，也不能承認。

問。那麼要在什麼狀態之下，才可以承認呢。

答。非日本從「滿洲國」撤兵不可，須表示「滿洲國」有獨立國的實質才行。

問。先生看英國之產業視察團報告如何。

答。視察團的報告，是站在貿易增進的見地上的說話，恐怕今後其他各國也必定認爲有視察之必要，但是據我想，政治的安定實爲第一。

問。最近日本有英日同盟復活之說，據先生的意思以爲怎樣。

答。由原則上說，兩個間締結同盟很不對，今日的世界政治，非以組織的集約的形式互相提攜不可，既有國際聯盟之存在，我希望各國應在國際聯盟之下互相協調。

問。今後日本在「滿洲國」所取之態度，先生以爲如何。

答。在日本方面說來，或者非那樣做不可，但在國聯與擁護國聯的英國說來，真是沒有面子。

問。對於軍縮問題的前途，先生的所見如何。

答。既然三國都不願競爭造艦，我以爲軍縮結局可望成功。

問。華盛頓條約廢棄之後，中國之領土保全問題，應該再考慮，先生以爲如何。

答。我以爲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定與軍縮問題不可分的，中國之領土保全，在條約上是有很嚴的規訂，但是英國不特對於中國，隨便對於那一國，都非尊重其領土保全不可。

問。最近中日間有提攜之說，先生以爲如何。

答。這是最好沒有的事，但是若日本以他國作犧牲，強勉將中國綁在一起我是反對的。

問。先生認爲日本是極東的安定勢力否。

答。在今日的世界組織中，一國想做「安定勢力」是做不到的，這個意思是，我在日本所會的名士，都認爲是對的。

問。南洋之委任統治問題，先生的意見如何。

答。我以爲最初就不成問題，這都成了問題，真是怪了，即使列國反對日本統治，不能訴諸武力也是沒法的，日本在正式脫退聯盟之後，不要說什麼，仍然繼續統治，只要向國聯提出報告就對了，但是日本那時若是對於南洋羣島，做出好像是本國領土的言動，那可糟了。

問。先生在華盛頓會那些人。

答。現在決定要會的只有斯蒂生氏一人，大總統與國務卿若是能會，都想會一下，英國大使他在與我準備，但尙沒有通知來。

問。聽說先生帶有英美提攜的任務，確否，

答。那是假話，今晚將在公會堂講演「英語國民之提攜」，但說英美兩國為世界之福利應該提攜，並不是英美兩國只為兩國之利益而提攜的意思。

美國購銀政策與中國

節譯美國「國家
城市銀行報告」

當銀價在中國國外比國內來得貴的時候，中國要大規模地檢舉私運是不可能的；這樣就廢除了禁運銀子出口的一部份實效。並且，中國人民對於政府禁銀運美的政策已經懷疑，所以想把他們的通貨和銀行存款都換成現銀，便於貯藏。據這點而論，這很像一九三三年初美國人民擠兌現金的情勢。上海的現銀有的輸出國外，有的運往內地，有的被民衆收藏，因此日見減少。

除去因現銀流出而發生的銀行危機之外，中國的情形又因了貿易上受到銀價高漲的影響而益形複雜。中國貨幣價格高漲的結果，和金圓在美國或金鎊在英國高漲的結果一樣。牠就是獎勵輸入而阻撓輸出，因此，物價平準降低，跟着就有種種商業上的損失和失業等惡果。世界其他各國都遭到物價減縮和商業不景氣的影響，而中國以前卻因銀價低落，幸未捲入漩渦。可是，自從銀價高漲以來，中國國內的物價，除去夏季幾個月之外，就日漸降低。

關於中國的情勢還有一個困難，就是：國際支付差額通常對於中國總是有利的，而從一九三一年起對中國變成不利，所以中國要償清所欠，就不得不把現銀輸出相抵。

中國的幣制因了美國購銀政策而受到的影響：直接的是獎勵收回中國的銀幣鑄成銀塊後賣給美國的國庫，間接的是提高中國貨幣的價值。中國貨幣價值的提高，當然會應響到國際支付差額。結果，中國仍不得不把現銀輸出以償不足。

顯然的，美國銀團的意見不無錯誤的地方。他們以為銀價高漲可以增加中國的購買力，於是世界貿易擴展，美國也得從中獲利。事實上，如果銀價繼續高漲，美國在遠東的貿易似乎只會有減無增的。

中國匯兌有了困難，其自然的結果就是引起民族主義的觀念，於是對於輸入方面就會企圖自給。

美國有權設立於已有利的幣制條例，這當然是誰都承認的，所以中國在抗議文中對美國的貯銀權也並不責問。可是一國的行爲和政策對於他國的影響不容當事國的忽視，這當然也是很明顯的。美國向以「善鄰」政策爲牠外交政策的根基。這政策是包括承認

他國的利益的。漠視中國關於白銀的利益，是與這政策不能符合。

即使不以道義而言，美國也不能漠視那因牠的行動而在遠東所產生的結果。匯兌的穩定和在中國及其他東方國家的自由貿易，都是和美國有關係的。然而這次購銀政策造成的情勢適和原意相反，跟着恐怕就會發生更多的貿易障礙，和更多的匯兌戰爭——總之，世界已有的混亂情勢將更形複雜。

美國國務卿在答復中國的抗議文裏說：美國政府擬避免一切對於中國經濟上或財政上可能的紛擾。困難點在於購銀計畫是美國國會的法令，雖然關於時間，儲積的速緩以及價格等問題，總統有着獨裁的權。

有人建議說：美國如能借給中國一筆款項，至少目前的情勢可以緩鬆一下。然而這並不是個治本的方法。美國一方面向中國購銀，另一方面卻借款給中國，這不過是延長算帳的日期，同時使中國陷入更不可自拔的債境。

也有人建議：中國可以把通貨價值降低。可是這也不是個最後的辦法。我們須認清中國的現銀是在民衆手裏的，所以中國要重估幣制的情形和美國不同，因為美國的金屬

準備金大部份是儲在政府和中央銀行裏的。並且，如果美國繼續購銀，誰能說定有了一次的重估而不會有第二次的重估呢？

概括地說一句：中國對於美國政府的購銀似乎還沒有有一個有效的護衛辦法。每次銀價的高漲以及每次中國匯兌和世界銀價差異的增加，都能引起更多的私運，而後就會有更多的現銀流出。結果，銀行擠兌，財政破產。如果美國政府肯改變牠的計畫以免在匯兌上惹起更大的風波，那末中國或許能設法統制目前的情勢。這種行爲是在美國政府執行委員會權內的事，並不違反國會的初衷。美國財政部僅須依市價限制購銀，而不使市價高漲。這樣，所購得的現銀或許比已得的更多，因為一班投機者不願再藏銀而待善價以估了。這個政策如能實施，美國因除去中國最大的恐慌就能減輕遠東的危機，所謂最大的恐慌是指中國不能確定美國提高銀價至何種程度而言。

本會會務（二十四年二月）

（一）理事會決議案

本會第三十五次理事會，曾於本月十二日中午在銀行俱樂部舉行。到有劉湛恩，郭秉文，黎照寰，聶澍生，陳立廷，徐新六，曹雲祥，陳蔗青各理事。由郭理事主席，討論各項會務，決議下列各案：

一，歡迎太平洋聯合會與本會合作出版英文季刊，於最近期內，聯合該會及社會經濟調查所，組織共同委員會主持其事。

二，研究組內分教育文化，及政治經濟兩小組，推黎照寰為教育文化組主任，曹雲祥，劉湛恩，郭秉文，韋捧丹為組員。推陳蔗青為政治經濟組主任。

三，參加今夏英國牛津舉行之三種世界教育會議案，交教育文化組討論。

四，通過梅宗慶，鈕珉華，黃嘉惠，許仕廉，徐佩璜，鄭健峯，李元信等為會員。

五，定每月第一星期三為理事會開會日期。

(二) 各組會議

(甲) 宣傳組會議

本會宣傳組，曾於本月八日下午五時，在銀行俱樂部，開第一次會議。到有楊光性，郭秉文，劉大鈞；朱少屏，屠楚漁等。由主任楊君主席，討論各項組務，決議下列各案：

- 一，組織小組，執行本組事務，推楊光性，郭秉文，劉大鈞，夏晉麟，劉馭萬，朱少屏，屠楚漁先生擔任之。
- 二，本組主持招待外人，及敦請國外名人演講事務。
- 三，介紹中國作家與國外雜誌，推劉大鈞，劉馭萬，屠楚漁先生編訂名單。
- 四，本小組每月開會一次，由主任召集之。

(乙) 教育文化組會議

本會第三十五次理事會決議，分研究組為教育文化及政治經濟兩小組。教育文化組

各組員，業經推定，遂於本月二十三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到有黎照寰，曹雲祥，劉湛恩，郭秉文，韋捧丹諸君。由黎主任主席，討論各項組務，決議下列各案：

一，本組職責⊖研究國際教育文化問題，⊖提倡國際教育文化合作事業。

二，本組工作⊖招待外國教育文化事業家，⊖介紹本國教育文化事業家於國外，⊖提倡國際教育文化於各大學，⊖與各國教育文化機關合作。

三，理事會交議，關於今夏在英國舉行之世界教育會議一案，決議，分函教育部，中國教育學會，社會教育學社，中華職業教育社，敦促派遣代表赴會。

(三) 出版事項

(甲) 出版「通訊」

一月份「通訊」除登載會務外，節譯各國重要雜誌內之論文多篇，分送各會員及國內外機關團體。

(乙) 關於英文季刊之三會代表會議

本會發起之英文季刊，決與社會經濟調查所及太平洋聯會合作出版。曾於本月十四日在本會辦公處開三會代表會議，到有本會代表執行主任郭秉文，出版主任曹雲祥，宣傳主任楊光洸，幹事屠楚漁。社會經濟調查所代表唐文愷，太平洋聯會代表郭秉文，楊光洸君，討論合作辦法，決議下列各案：

一，組織英文季刊社董事會，推孔部長祥熙爲名譽董事長，陳光甫先生爲董事長，郭秉文，曹雲祥，楊光洸，唐文愷，屠楚漁爲董事。

一，推郭秉文爲經理，曹雲祥爲總編輯，楊光洸爲編輯經理，唐文愷爲司庫，屠楚漁爲幹事。

一，組織編輯部，推曹雲祥爲主席，楊光洸，夏晉麟，劉大鈞，桂中樞，刁敏謙，董顯光，徐淑希，何永吉，唐伯原，徐佩坤，爲編輯。

(四) 演講

本會與國際貿易協會，於本月二十日在銀行俱樂部，聯合舉行演講會，請美國商務

參贊安諾德及我國參加芝加哥高賽會總代表張祥麟演講，到有兩會會員數十人，由郭秉文先生主席，略謂兩君均新自美國返滬，兩會特聯合開會歡迎，並請指示美國情形。首由安氏演講，謂美國各方對華之認識，漸感興趣，在太平洋沿岸各州，近有『亞洲屋』之設立，屋內陳設，均仿亞洲各國，尤以中國之美術爲多，常集會演講東方之文化哲學，並有圖書館，陳列關於東方之書籍雜誌，以供瀏覽。美國各大學，近來亦頗注意中國之學術。遊歷者亦喜來中國遊覽，惜乎上海方面，無相當機關，以爲指導，以致遊歷者認城隍廟爲代表中國之場所，深望諸君加以注意云。次由張氏講上年芝加哥高賽會情形，略謂美國對於陳列品不加限制，而出售品則須先納入口稅，我國出品人，初未明瞭兩者之區別，致受莫大之損失，希望以後參加賽會者，謹慎出之云。

(五) 研究

前申報編輯羅又玄先生，適自日本返國，本會特於本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在銀行俱樂部，開非公開研究會，請羅君演講在日本之觀察，並討論中日各問題。演詞從略。

(六) 其他事項

美國紐約新歷史社，近有國際兒童通信機關之組織，其目的在建立國際聯絡之基礎。最近該社致函本會，附寄美國兒童致我國兒童函數件，囑為轉交年齡相當之中國兒童，俾便答復。本會遂函請中西女學楊校長分發該校學生。

BULLETIN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9 Hongkong Road

SHANGHAI, CHINA

國際問題研究會「通訊」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

(非賣品)

編譯及出版者 國際問題研究會

上海香港路五十九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印刷所

上海競新印書館

上海法租界格洛克路九十四號

電話八〇三五八

